

# 創造一個「介於之間」的空間

口述 | 拉黑子·達立夫 整理 | 謝綾均



拉黑子·達立夫 「未始」系列 1996 攝於港口部落水梯田（攝影：顏霖沼）  
左。拉黑子·達立夫 颱風行動計畫—愛的物件 2012 錄像（攝影：蔡孟娟）

1990年重返部落時，我常遠遠地跟隨著老者們，那時我剛開始成為一個青年創作者，切斷了來自城市的壓抑，跟部落的連結也尚未明朗，彷彿是個失去突觸的神經元，雖然清楚自己身在母體，但訊息既無法接收也無法傳遞。在部落，老者們是令人敬畏的存在，任何人都不敢多上前打擾，基於孺慕的心情，我總是在遠處偷偷地跟著、看著、學著，那樣的時光對我而言，就像是一次次的充電，把我個人與部落之間數以百計的突觸進行接合，讓我重新再長出細胞，根植於部落這棵生命之樹。

在老者前往獵場的路上，我觀

察到一個獵人是如何安靜又迅速地行走於山林之間，他的步伐近乎無聲地融入了整片山林，滿地落葉卻不起波瀾，彷彿他與山融為一體。每一次從山裡出來老人家都有些不一樣，但卻說不上來。直到我從一開始被甩得不見人影，到後來可以遠遠地跟上，透過身體的親臨現場，我終於開始能體會那看似巡視獵場的老人家，實是經過了什麼樣的空間作用力。

在我們的傳統認知裡，空間除了肉眼可視的日常範圍之外，還包含著不同的層次：祭典上族人們牽起的手所圍成的圓是一個迎送靈魂的空間、女性祭師在海灘

上圍起的空間可以去穢除病，而在所有的空間之中，還有一個更為純粹的空間，那是在所有有形、無形的物質之外，在所有動植物之外，一個「介於之間」的純然潔淨的空間，一個人唯有在極靜定的狀況下方能進入，在那空間之中將身心靈完全洗淨，從中回到最原初豐沛而純粹的能量狀態，並將這份能量回饋到部落族人的身上。這樣純淨的空間容易出現在溪流的源頭或者山海的交界，也是物質世界與大自然的交界。在那個空間交會之處，彷彿有一道隱形的界線，一旦你曾跨越過，得以窺探源頭的純淨，便永遠無法忘卻，而時時追尋。

那個「介於之間」的空間，以及那一條「隱形的界線」，遂化為藝術家的企圖，以藝術進行激活，讓來自不同時空的生命力，如同流竄的神經訊息，在幾度放電之後，終究能重新連結，標誌出神經元（也就是我）的座標，並將整個大環境投射出來。為著

才帶著幾個善水性的族人與徒弟涉水將它切割，緩慢地藉著流水之力運載下來，做成作品。在拆卸木頭的過程中，我來回跑了幾趟張羅大家的午餐，其中一個族人則是很自然地撒網捕撈溪裡的魚。如此大費周章地把大家聚在一起，也是希望他們試著去理

的行為，重新做出選擇。而藝術家的企圖心在此又放了一個電，試圖為神經元清理陳舊不堪的線路，產生新的連結。

於是親手破除掉當時大眾對大型漂流木的熱中與迷思，取用不起眼的樹木殘枝，揣摩黑夜與白天交界的那條線，創作了



拉黑子·達立夫 awa ko ngta · awa ko toras無近·無盡頭 2007 於高雄市立美術館大廳一景 (圖版提供: 拉黑子·達立夫)

這樣的追尋，創作初期我反覆不斷地溯溪、撿拾漂流木，屢屢跨越那條界線，勞動逐漸成為我認識世界的重要途徑，在對創作的探索方處於起步之時，身體本能便已開啟了一條關於部落歷史、關於太平洋、關於自我存在意義等龐大地景圖象的測量途徑。透過身體的勞動為自己定位，也形塑著自己回饋部落的方式。

我在這些勞動中，找到自己與山林海洋的關係，如同老者們當年示現給我的一體感。這個一體感讓我看到卡在溪谷中的風倒木時，並不著眼於擁有，而是定期地造訪它，直到我完成與它的對話，確認它與我之間的關係後，

解那個空間，從環境切入，才能找到最根本的源頭；透過身體勞動，才能體悟土地賜予的可能性，還有人與自然間的彼此珍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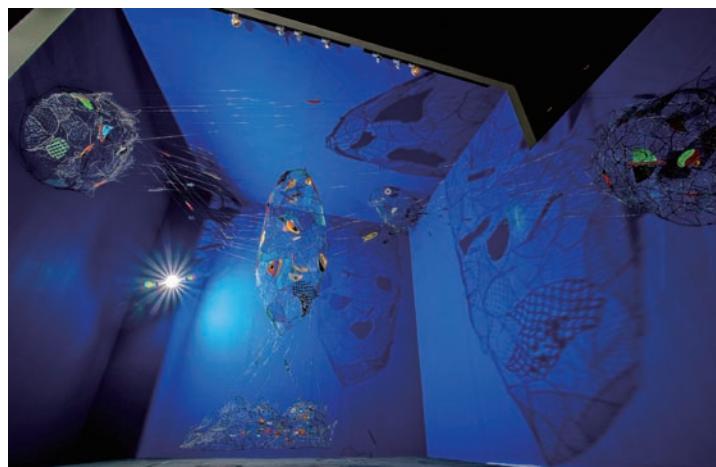
隨著漂流木而來的一次次探索，我漸漸領悟到，「那個『介於之間』的空間，以及那一條『隱形的界線』」，其實提供的是種「選擇的機會」。當你注滿自然所給予的能量再度踏回原本的世界，你的選擇將定義新世界的樣貌。因而古代巫的能力者才會一次次地進入那個空間，並回來療癒族人。我認為，一個體驗過純淨空間的人，當他回到現實世界，他必然會重新思考自己

「殘」系列（2007）及延伸至〈awa ko ngta · awa ko toras無近·無盡頭〉作品。與此同時，社會的環境問題也劇變著，自然空間隨著人類社會的複雜化與快速擴張而萎縮，部落社會也同步歷經各種質變與衰敗，而地球難以消化的人為廢棄物佔據了我們的日常與山林海洋，這些無可避免地將我引領到「颱風計畫」（2008-2013）、「五十步的空間」（2013-2018）、「海美／沒館」（2018-）等諸多結合海岸邊廢棄的塑

儘管廢棄物的壓力令土地痛苦，但我無意聲嘶力竭地討伐，我試圖透過這些海岸邊廢棄的塑

膠片、漁網、磚與混凝土石，還有更多失去了原有功能的現成物件，進行一種反向的創造與敘事，也透過這些現成物的再現反思東海岸的美學傳統。在〈島嶼之影〉這件作品中，我大量使用了長年於太平洋邊緣行走所撿拾積累的物件，其中包括糾結於礁岩的廢棄漁線、尼龍繩，以及糖廠整修地面時蒐集的舊鋼筋，並堅定地邀請族人與我一同創作。將曲折的鋼筋重塑成人形與島嶼的雕塑，島嶼就像一座海洋博物館，蘊藏了我們遺棄的物件、生活的殘影。八件人形雕塑上透過族人們對於漁網的熟悉，進行繁複耗時的拆解並與之纏繞，所纏繞的色彩就同<sup>1</sup>llisin年祭上的衣飾般繽紛，相映著我們的身影，也重新站立在被丟棄於海邊的水泥磚塊上（而那曾經是我們的居所）。

2018年，我啟動了「海／沒／館」——從海洋沒人管到海洋美術館的創作計畫，將漂流木、回收蚵棚竹片等拼湊出一個礁岩山洞的形式，煞有其事地擺設海廢，彷彿置身在蘊藏珍品的博物館之中，但背後探討的是對於少數族裔而言，那些曾經是我們使用的東西，被置入了各種「館」中；而那些將我們置入館中供人觀看的人們曾經使用的東西，卻挾帶著他們的各種日常進入了我們的生活，流散海洋，也覆蓋礁岩。而那些曾是我們心靈寄託的所在，也是餵養我們的獵場。如今人們漸漸失去對海洋的敬畏、禁忌跟儀式，我們不再有機會讓海洋喘息，所以漁船愈來



拉黑子·達立夫 五十步的空間—線 2015 於高雄市立美術館展場一景 (攝影：吳欣穎)



拉黑子·達立夫 只剩五十步 2015 於東海大學藝文中心展場一景 (攝影：吳欣穎)



拉黑子·達立夫 面向北方的方向，是回家的地方 2019 (攝影：林柏樑)  
受日本大阪能勢電鐵藝術祭邀請創作，因近年颱風不斷往日本襲擊，造成需多樹木倒塌，討論是否應該回到人最初的警覺心與敏感能力來因應自然災害的劇變，進而也運用當地風倒木製作作品。



拉黑子·達立夫 島嶼之影 2018 於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現場一景 (Photo: Cameron Hanson)

愈大，網洞愈來愈小、漁網愈來愈長，趕盡殺絕。再由文明不要的東西最後流向大海，封鎖了生命該被創造的地方。

我試圖透過歷年以海廢所建構而出的感性形式，再往前擴增成為構建「海美館」的系列創作，當我能夠透過創作正面迎向沉屙病灶與刻板認知，那我是不是就能在部落正逐步衰退的日常裡，畫出那條「隱形的線」，創造一個重新討論海洋的空間與機會？

事實上，海洋民族如我們，文明從來就沒有什麼前後可言，世界就是一股平行的竄流，四通八達的蔓生，如同循環不止的洋流，如同四時不休的遞嬗。世界的符號也不曾止息地通過洋流傳遞訊息，來到這靠海的礁岩與部落，我們沒有一天不與時同在，世界即是我們的日常。

在經由每一次的集體創作互

動，我讓部落的人去接觸、知道這些原來在海邊廢棄的物件沒人要撿，被當成海廢、不堪、被丟棄的東西。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面對它，其實它還有可用的地方。當參與的族人們一起在創作的過程中，從一開始單純製作海廢魚線纏繞或進行廢棄塑膠片拼貼，他們總是會因為回憶起傳統的編織技法或服飾色彩做為元素而會心一笑，且幾乎是即刻地享受了那樣一件作品、那樣一個空間，而這部分往往是我感到創作中最美的一刻。

很久以前，文明翻山越嶺，挾帶著他們的產物來到我們的生活現場，彷彿他們坐擁了所有我們所不懂的美好，堅決地站在我們的對立面。而我的祖先們在面對侵略之時，他們用自己的生命來化解對立，彼時的頭目與部落最強悍的勇士自願犧

牲，為的是不讓下一代承受他們這一代的痛苦，所以用他們的生命換去下一代的未來（1877年cepo'事件中，港口部落力抵清軍的奴役曾發動幾次戰役，每次雙方均損傷慘重，當時的部落頭目Maya bin為了停止這樣無止盡的爭戰，也為求族人們能夠另圖安穩生活，帶著165名勇士自刎於靜浦，遺族人們也因而離散四處）。祖先們面對危機的另類選擇，是因為他們相信人類的對立，沒有對錯，他們教會我身為一個人必須看懂自己的立場，並為一個更美好的可能做出選擇，這對我創作選擇有著相當的影響，於是在面對環境問題時，我自問：

當藝術成為那個「介於之間」的空間，人們走進、走出，是不是就有可能不一樣？●